

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纳吉布·马哈福兹短篇小说选萃

纳吉布·马哈福兹短篇小说选萃

华夏出版社

一九八九·北京

纳吉布·马哈福兹不仅属于埃及

刘再复

去年12月，我有幸作为中国作家的一员，受到瑞典文学院的邀请，到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的发奖仪式。而这一届文学奖的得主是埃及老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尽管他因年迈未能出席，但他委托别人宣读的演讲，却深深地打动了人们的心。

他在演讲中阐述了三个要点。一是说明他是两个文明的孩子——古埃及的法老文明和一千多年来的伊斯兰文明的精华养育了他。但是，他并没有被封闭在自己文明的屋子里，他还敞开心怀去吸收西方文化的雨露，从异质文化中充实自己的智慧。二是对富国领袖的呼吁。纳吉布作为立足于贫穷土地上的作家，他深情地关心着世界上一切被灾难所折磨的人民，他呼吁富国领袖应当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性的大家庭，应当协助欠债国和其他贫穷国家摆脱生存困境。第三是表明他对文学艺术的信念。他认为，文学的天性是慷慨而富于同情心的，他既属于欢乐的人们，也属于悲惨的人们。他不悲观，因为他相信有一天金字塔将会从地上消失，而文学艺术却会象人类的良知和爱沉思的头脑一样，永恒地存在着。听完纳吉布的讲演，我立即感到，这位满怀情思的作家，不仅

属于埃及，而且属于整个人类。

我听了他的演讲之后，便感受到这位年已七十七岁的作家，确实有一颗大爱之心。他关心人世间的疾苦远远地超过关心自己的荣誉，这大约正是他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我在他的呼吁中感到心灵得到某种净化，至今还愿意常常回味起他的呼声。而且，从回味中，我又意识到，在不发达的国家中的知识分子比起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更为重要。他们可以起更特殊的作用。他的心灵与文学所关注的，应当是有别于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拒绝和逃避社会责任，一旦拒绝和逃避，他们将会感受到良知的巨大压力。

纳吉布·马哈福兹在获奖前他的作品已有几种中文译本。而且我国的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学者，也早已注意到他，并和他进行过交往，如关偶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去年我到北欧之前，曾请教过关偶同志，从那时起，才开始逐步深化对这位埃及大作家的认识。

纳吉布是继泰戈尔、川端康成之后，第三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东方作家，因此，他对我们来说，更有亲近之感。而且，他的作品所描绘的现实很容易被中国人所理解。瑞典文学学院的马悦然教授曾对我说，纳吉布笔下的现实和巴金笔下的现实与风情很相近，有的作品，只要把地名、人名一换，我们简直难以分清是巴金的还是纳吉布的。现在，华夏出版社及时地编选出版纳吉布的作品，它一定会受到中国鉴赏水平较高的读者的欢迎。细心的读者也许还会看到纳吉布所展示的世界和所表露的情感，除了与我国作家的相似处之外，还有微妙的相异处。

拥抱艺术拥抱人类

关 偶

纳吉布·马哈福兹在阿拉伯世界是首屈一指的小说家。他1911年12月11日诞生在埃及首都，他童年生活在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气氛的家庭里，同时也受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熏陶。在大学期间，他学习哲学，并很快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和科学方法。自本世纪30代起，他笔耕不辍，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创作历程中，截至1988年止，已出版了四十八部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集约占创作总量的三分之一。有不少短篇小说成为后来长篇小说的一部分。他的主要代表作有《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即《三部曲》）、《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尼罗河上的絮语》、《米拉玛尔公寓》、《平民史诗》和《千夜之夜》等长篇小说，《真主的天下》、《蜜月》、《罪恶》和《黑猫酒馆》等短篇小说集。

纳吉布·马哈福兹摘取了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绝非偶然。他几十年如一日，执著地追求理想世界，启发人民的良知；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创新，开创了全人类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奠定了自己作为一代阿拉伯散文宗师的地位。纳吉布同当代许多文学大师，如苏联的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美国的辛格、贝洛、布罗茨基，哥

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一样，对人类的现状与未来抱有情真意切的忧虑和关怀，提出了有关人类终极命运的问题。

纳吉布从不讳言，他写作的核心之轴是政治。华夏出版社编选的这部短篇小说集充分体现了纳吉布所写的一切无不同埃及大地上的历史、儿女及其未来联系在一起。他从一时一事着眼，从社会问题入手，向读者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河流中，作为主流的善毕竟比恶要强大。

纳吉布的创作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对照埃及当代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我们可以找到他的创作轨迹。每逢历史转折时期，他都及时作出反应，表现了一个成熟的作家敏锐的政治责任感和干预生活的恢宏气魄。即使在知识分子遭到镇压的时期，他也没有屈服。短篇小说《黑猫酒馆》代表了他短篇小说创作的重大转折。它通过主人公的幻觉，反映了当时受压抑的人们的心境。社会问题是纳吉布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山鲁佐德》通过一个女人给编辑打电话，叙述了她对爱情等问题的看法。《真主的天下》塑造了一个老清洁工的生活遭遇和思想变化。这篇小说还向读者传递了作者这样的思想：真主只管造人和世界，而世界上的事仍须人类自己去办。纳吉布虽然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但在一个有着一千多年宗教传统的国家里，或许是被迫的，仍要在口头上承认真主的存在。他还指出，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通过净化人的灵魂和人的自我吐纳，才能实现理想的世界。

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当代阿拉伯人所面临的侵略、内乱等问题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候车亭下》、《蜜月》等，运用荒诞或非理性等手法，揭露了以色列扩张主义的罪行，提出了对当时政治局势的看法。这些短篇小说发表时，曾经在阿

拉伯世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纳吉布·马哈福兹视写作为生命，真诚地热爱艺术。在现代阿拉伯小说艺术发展上，他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他同其他阿拉伯作家共同努力，将阿拉伯小说的写作技巧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就纳吉布本人的艺术成就而言，这是他融会阿拉伯悠久的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我在1984年数次会见过他，他告诉我：他每天除用两三个小时写作外，其余时间都用来接触群众和博览群书，如饥似渴地学习社会和汲取知识养料。在艺术手法上，他使用过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理念小说和意识流等，更多的时候是将两种或几种手法交替使用，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大胆引进、仔细消化和彻底改造外国创作手法上，他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漫长的创作历程中，他不时受到评论家有时是善意的，有时是恶意的尖刻的批评。但他了解自己的路，不断地探索和革新。他从不单纯模仿某一流派，也不受荣誉和物质享受的干扰，只是在艺术上苦行修道。正因为如此，他受到阿拉伯世界内外读者的喜爱、尊崇和高度评价。

这部短篇小说集为我国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这位埃及文学大师的窗口，无疑是件好事。我认为，纳吉布·马哈福兹拥抱艺术、拥抱人类，与社会生活、世界文学同步发展的成功经验，我国作家们是可以借鉴的。

目 录

真主的天下·····	齐明敏 译 (1)
捉拿幽灵·····	齐明敏 译 (16)
车祸·····	葛铁鹰 译 (31)
疯人叹·····	叶文楼 译 (37)
名声不好的家庭·····	李建文 译 (44)
离别之前·····	李建文 译 (52)
结局·····	李建文 译 (60)
黑猫酒馆·····	高有祯 译 (67)
山鲁佐德·····	高有祯 译 (77)
照片·····	高有祯 译 (89)
幸福的男人·····	高有祯 译 (97)
候车亭下·····	翟 隽 译 (107)
黑暗·····	翟 隽 译 (115)
反面·····	翟 隽 译 (123)
两次失去记忆的男人·····	葛铁鹰 译 (134)
蜜月·····	陆伯渠 译 (160)
一杯茶·····	陆伯渠 译 (180)
罪行·····	葛铁鹰 译 (207)
新郎·····	葛铁鹰 译 (217)
十二号房间·····	葛铁鹰 译 (227)

金字塔高地上的爱情.....	陈建民 译 (239)
相片的主人.....	李建文 译 (281)
爱情与面具.....	赵军利 译 (288)
地下组织.....	翟 隽 译 (331)
老凶手.....	高有楨 译 (349)

真主的天下

齐明敏 译

清洁工易卜拉欣大叔一踏进秘书处的办公室，这间大屋子里就有了生气。他先把窗户一扇一扇打开，然后开始扫地。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头一下一下慢慢晃着，嘴角像嚼东西似的一下一下不停抽动着，弄得下巴和两腿上的白胡子碴儿也跟着不安分地抖动起来。他头顶上秃秃的，一根头发也没有了。易卜拉欣大叔扫完地，又开始收拾办公桌，先掸去尘土，再理好卷宗和文具。之后，他朝整个房间扫了一眼，又一张一张办公桌看过去，那神情就像能看到它们各自的主人似的。随着目光的移动，他的面部表情不断地变化着，时而满意，时而愤怒，时而微笑。然后，他走了，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会儿，咱们该去取早饭了。”

收发员艾哈麦德先生是第一个来上班的，还是那副担了五十年重负的肩膀，还是那张始终刻满烦恼的面孔，这面孔就像是一部厌世的记录。跟着，打字员穆斯塔法先生也来了。他这人笑口常开，但这仅仅是为了排遣终日的忧愁和苦闷。随后来的是赛米尔，同事们都叫他“神秘人物”。同来的还有军迪，他那满面春风的样子说明稚气未脱。鲁特菲先生穿着考究的时装，戴着金戒指、金手表、金饰针，大模大样地进

了门。身后跟着纤细瘦弱、性格内向的哈马姆。最后，处长大人——卡米尔先生驾到，周身罩着威严的光环，手里掂着一串念珠。

办公室里热闹起来了，人声沸沸、纸声哗哗，可没有一位官员开始工作，就连处长也在心醉神迷地打着私人电话。一页页报纸像旗子一样在空中翻舞。鲁特菲一边用眼扫着报上的消息，一边说：

“世界的末日就在今年了……”

处长的声音盖过了他，他正满面春风地对着电话说：

“云遮得住月吗？”

赛米尔在自言自语：

“咱们干吗自作自受，又结婚，又生孩子？这不是：一个小伙子当着他妈的面把他爸杀了？！”

艾哈麦德咕哝着：

“要是市面上根本没有药，那医生开药方管什么用？！”

军迪一坐下就把目光送到了对面楼上的那家诊所，窥视一位德国金发女护士在窗口出现。鲁特菲又肯定道：

“相信我好了，世界的末日比想象的要早得多……”

处长用手捂住话筒，命令哈马姆：

“把1-3/130号档案准备好！”

然后兴致勃勃地接着打电话。哈马姆头也不抬地接着看报，只是从牙缝里低声挤出一句：“滚你妈的！”正好，易卜拉欣大叔端着满满一大盘早点回来了，他把三明治、煮蚕豆、炸丸子、奶酪、芝麻甜点心分给众官员，于是一张张嘴便忙着嚼起来，“咂咂”声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此起彼伏，而一双双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报纸。易卜拉欣大叔站在办公室门口注视着这些

吃东西的人们，两只昏花无神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奇特反常的目光。他就这样站着、看着，直到满嘴是饭的艾哈麦德含糊不清地喊了他一声：

“易卜拉欣大叔，领工资去吧！”

他这才转身走了。一小时以后，卖领带和香烟的小贩走进办公室，他总是捡着月初来这里转悠。小贩依次走到各个办公桌前，展示他的货物，官员们挺感兴趣地挑着、翻着，有的挑中了其中的几件。小贩于是离开了这里，等官员们领到工资后再来收钱。又过了一小时，奶油商来敛早点钱了，穆斯塔法一边笑一边话里有话地对他说：

“等易卜拉欣大叔回来再说吧！”

奶油商只好在门口停住了，两片嘴唇不停地上下翕动，默默地作着祷告。

打字机滴滴答答勤快地干着活。赛米尔走到处长桌前送阅重要文件。第一缕阳光从临街的窗口射了进来。军迪仍在窥视着诊所的窗口。处长有点事儿要找易卜拉欣，穆斯塔法这才想起他去财务处领工资还没回来，艾哈麦德抬起头问道：

“怎么这么半天还没回来？！”

奶油商到别的处转去了，等一会儿才能回来。艾哈麦德起身到走廊上看了看，回来时：

“连他的影子也没有，什么事耽误了这么长时间？这个老糊涂！”

又过了一小时，艾哈麦德实在沉不住气了，他站起来大声宣布他要到财务处找找易卜拉欣。过了一会儿，他满脸怒气地回来了：

“整整一小时以前他就领完了工资，这个神经病跑到哪儿

去了？”

鲁特菲问：

“他自己的工资领了吗？”

“领了！说是在临时工窗口领的……”艾哈麦德火气冲天地说。

“可能他到市场逛去了。”

“不先把我们的工资送来？！”

“你别排除这种可能性，他这人一天一个花样。”

官员们个个面带愠色，处长也皱起了眉头，他工资级别是老四级。穆斯塔法笑了一声打破了屋内暂时的沉默：

“会不会他在路上被人掏了腰包？”

只有个别人条件反射似的回报了几声呻吟般有气无力的哼笑。鲁特菲又说：

“要么出车祸了！”

人们脸上露出不满。鲁特菲还在说：

“今天谁要是撞了易卜拉欣大叔，他就是撞了整个秘书处！”

艾哈麦德当即反驳：

“难道他就没有存款吗？！”

听了这话，大家松了口气。处长用那支派克笔——某一幸福场合别人送他的礼物——敲了敲桌面，示意大家稳住神儿，而这实际上是在掩饰他自己愈来愈强烈的不安。军迪就像没看见一样还接着问：

“在这种情况下钱怎么处置？”

“你是说在钱被偷走的情况下？”

谁也没有笑。于是军迪接着说，

“我是问在出车祸的情况下怎么办？”

“也许有人趁火打劫，也有可能先存在警察局，等到真相大白再说。见他的鬼！”

这回干脆没人吱声，笑的神经似乎已经麻木了。官员们一个个脸色更加难看，时间走得更加沉重、更加令人难于忍受。不知谁问了一句：“我们今天得罪谁了？”没人回答。艾哈麦德在局里把易卜拉欣大叔找了个遍，结果绝望地回来了。处长琢磨了半天这个很少遇到的怪事。他怎么也不能相信大家的推测会是真的。这个疯子会突然出现在门口的，于是官员们会对他群起而攻之，他则要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该怎么办？鲁特菲家中有个有钱的老婆，赛米尔是个众所周知的下流胚。可是还有像艾哈麦德这样的可怜人，也许这次车祸会毁了他们。奶油商又转回来了，还没等他开口，处长就朝他吼道：

“等着！世界的末日还没到呢！我们这儿是政府机关，不是自由市场！”

奶油商吓得缩回去了。局里其他处的官员跑来探听情况，有人本想开开玩笑，可他们发现这里的空气异常沉闷，便赶紧把话头吞回去了。官员们个个惴惴不安，人心浮动，全都扔下了手里的活。艾哈麦德长吁短叹地说：

“我觉得肯定出事儿了！伙计们，这回咱们算完了……”

说着，他站了起来：

“我去问问门房。”

一会儿，他火冒三丈地嚷嚷着回来了：

“看门的亲眼看见他早上九点左右就离开部里了！”

他说着说着，喉咙哽住了。

“这比出车祸更可怕！他不可能为一百五十镑或者二百镑把命卖了。车祸？！谁知道怎么回事？至高无上的宇宙之主啊，这个月我们是甭想活到头儿啦！”

鲁特菲觉察到有些人不时地朝他这边看，于是不悦地说：

“确实比车祸更可怕。也许你们要问，这与我有什么相干？你们根本不知道，我那位有钱的太太其实一分钱也不肯给别人花。……”

谁也没搭理他，不过是各自暗地里骂了他几句。艾哈麦德则唉声叹气：

“你们信不信安拉？万物非主，唯有您自己的安拉呀！这个月从二号起，我就这么早出晚归的，兜里不装一分钱，不喝茶，不喝咖啡，不抽烟，不坐车，可孩子们有的上高中，有的上大学，都得花钱，我还欠了一大笔医药费，……宇宙之主啊，我该怎么办？！”

时针指向一点，处长脸色阴沉地站了起来，离开座位，说：“必须上报局里。”

局长带着明显的不满神情听了处长的汇报，然后问道：“这些只不过是猜测，难道他就真的回不来了吗？”

“说实话，我是完全绝望了，现在已经快两点了……”

局长责备他道：

“要知道，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是违反制度的。”

处长无力地、木头人儿似的站了一会儿，又嘟嘟囔囔地说：

“各处都这么干……”

“即便这样，也不能以错就错！给我写份备忘录来，我要

上交副部长……”

处长没动地方，还说：

“处里的全体官员都急等钱用，这种事儿以前没有过。”

“那你想让我怎么办？”

“我们没领到钱，也没在清单上签字。”

“但事实不能否认，也别想逃避责任……”

又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处长就像没了魂儿似的在那儿戳着。局长实在不耐烦了，干脆不理他，低头读起桌上的文件来。许久，处长才有了动静，迈着极为沉重的步子向门外走去。眼看着就到门口了，才传来局长干巴巴的声音：

“去报警……”

秘书处全班人马都跑到派出所去了。他们从席地而坐的一群女人中挤出一条路往当官的屋里走，前面有一个当兵的押着一帮互相撕打着的、头破血流的男人，一扇反锁着的门里传出一声声惨叫和求饶声。卡米尔处长向当官的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还介绍说：易卜拉欣大叔是个五十五岁的清洁工。他十岁时到部里的印刷厂当工人，后来和头头闹翻了，被贬为清洁工。他的基本工资是每月六埃镑。秘书处的其他官员说：易卜拉欣大叔人不错，尽管有时有点不正常。比如，有时他跟你说着说着话，竟能走神儿了；有时还好管闲事儿；有时还会无缘无故地突然想起对政策提点什么看法；等等。关于居住情况，听说他住在哈莱路一百一十一号，从未有过偷窃或其它劣迹。当官的写完调查报告后说，派出所先要确定易卜拉欣是否死于某个事故，然后再开始侦破工作。秘书处的官员们看看没有理由再呆在派出所，只好离开了那里。他们一个个就像失魂落魄的醉汉，吵吵嚷嚷地互相诉苦，互

相询问有什么好办法来应付繁重的家庭负担，每个人都巴不得就这样大家守在一起，直到想出一个好主意，可是到头来，他们还是不得不分道扬镳。处长往家走去，眼下除了玩玩扑克什么的，他啥都不愿干。打字员穆斯塔法朝着沙阿里亚门的当铺走去，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常到这儿来借高利贷。鲁特菲嘛，自然有他老婆负担家里的开销，可他还是得使点花招从老婆那里弄到一个月的零花钱。军迪——这个靠父亲养活的年轻单身汉——决定要对父亲说：“这个月您就当我还是个学生算了。”哈马姆则必须说服在街道互助会入了会的妻子把她那份服饰专款取出来支付家用，哪怕等待他的是一顿臭骂和大哭大闹。赛米尔看来好过一点，刚和同事分手，剩他自己了，他就吐出了真情：“要是没有那笔贿赂，我就该走投无路了。”文书艾哈麦德落在最后面，同事们都认为他活不到明天了。艾哈麦德挣扎着迈起步子，对周围行人和车辆毫无知觉。他面无人色、唉声叹气地进了家门，一屁股坐在迎面的凳子上，闭上了双眼。他太太带着混身的厨房味儿走到他跟前，不安地问：

“你怎么了？”

他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这个月我们没工资了！”

太太吃惊地说：

“安拉干吗要和你过不去？！易卜拉欣大叔一大早就把你的工资送来了！”

艾哈麦德一下子蹦了起来，那样子颇像一个绝路逢生的人。他太太取来一包钱，他发现里面的工资一分不少！这下把他乐得简直要发疯，他忙摊开双手发自内心地喊道：